

《印薮》传播与晚明印学审美嬗变

宋 立

内容提要：《印薮》在晚明传播具有持续时间长、影响范围广的特点。晚明《印薮》的传播方式主要有：其一，翻刻传播。晚明印人为了获取印章范本，或求财赢利，所以翻刻《印薮》现象层出不穷。其二，衍生传播。晚明印人为了完善《印薮》，便出现了该印谱的精挑选刻与补充完善等衍生形式。其三，取法传播。以何震为代表的晚明印人因取法《印薮》而著称，在当时颇具影响。《印薮》广泛传播对晚明印学有一定的影响：一方面，《印薮》刊布前后，晚明印学审美经历了从取法唐宋的奇异之风，到追求秦汉古法的转变；另一方面，《印薮》普及后，晚明印学审美经历了从对古印外形的简单描摹，到崇尚印章内在神理的演变。

关键词：《印薮》 晚明 印风 审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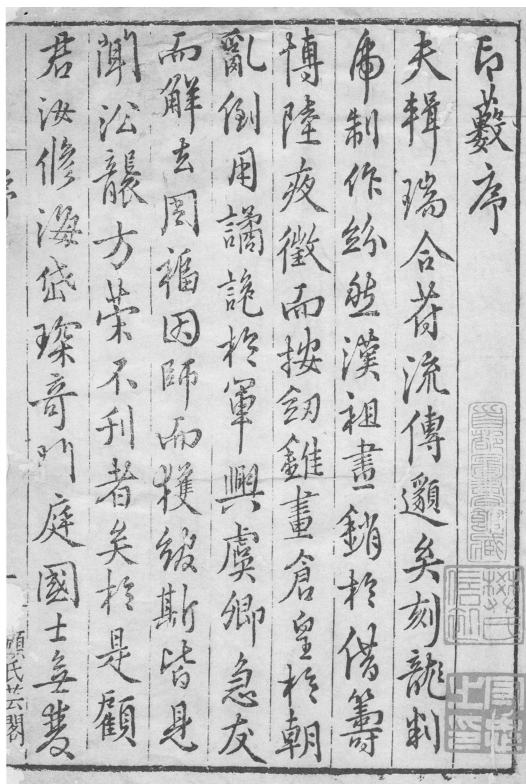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《印薮序》书影，20.9cm×14.3cm，顾从德：《集古印谱》，2010年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明隆庆六年（1572），顾从德将所藏秦汉原印朱钤成《集古印谱》，至此部分明代印人得见古印之面貌。为以广流传，万历三年（1575），通过王常编、顾从德修校，在《集古印谱》基础上，以梨枣木板刻成《印薮》。关于《印薮》其名，顾从德《顾氏印薮引》中谈道：“谱刻成，友人王伯穀氏复加其名曰《印薮》，而未遑更焉。”^[1]可见，《印薮》名为王穉登所取（图1），但顾从德出于谦虚，仍沿用《集古印谱》之名。正是如此，后世常常出现将《集古印谱》与《印薮》名称相混淆的现象。《印薮》共六卷，收入秦汉印三千四百余方。其所收唐、宋、元诸印放入《印薮》续集。虽然《印薮》并非原印钤盖，但亦有其存在价值。正鉴于此，笔者将以此谱为线索来探讨晚明印学相关问题。

[1] 顾从德：《顾氏印薮引》，郁重今：《历代印谱序跋汇编》，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13页。

一、晚明《印薮》传播围度

前代集古印谱传至明代已经很难见到，至晚明顾从德《集古印谱》也仅二十本，对当时影响有限。巴慰祖《四香堂摹印自序》云：“而《印薮》之先，顾氏尝得秦、汉玉印百余，金印千余，为《集古印谱》，尤可宝贵。而印行时，凡止二十本，流传岁久，世不多觐。”^[1]

此处巴慰祖只是讨论《集古印谱》在清初较为少见，其实二十本印谱对整个晚明的影响也十分有限，而在其基础上所刻的《印薮》（图2），则传播效果较为明显。关于《印薮》在晚明的传播情况，主要有两方面的特点。

一方面，影响时间长。关于此谱在当时的传播，董其昌《贺千秋印衡题词三则》云：

吾松顾氏《印薮》出，其印学盛衰之繇乎。何言乎盛？三家之村不能见秦汉之制，得一《印薮》，遂可按籍洞然。漆书点画，易摹也；铁笔锋棱，易衷也；覆钮位置，易循也。五十年来，承用之涂渐广，而习者之门亦六通四辟，《峒峿》《石鼓》可鞭捶驱矣，故曰盛。^[2]

董其昌认为晚明印学兴盛，与《印薮》传播普及有关。他还论及在《印薮》出现后五十年间用途较广，说明此印谱在当时影响时间较长。又如，吴继士《翰苑印林序》提道：“万历初，上海顾从德与王常氏，集古官私印，本无锡欣赏篇之意，汇为一编，名曰《印薮》，至于今六十余年，而板已损阙，士大夫慕之者，无得见焉。”^[3]

可见，《印薮》在刊刻后六十年，刻板已有损坏，但当时印人依然对此保持了极大的兴趣。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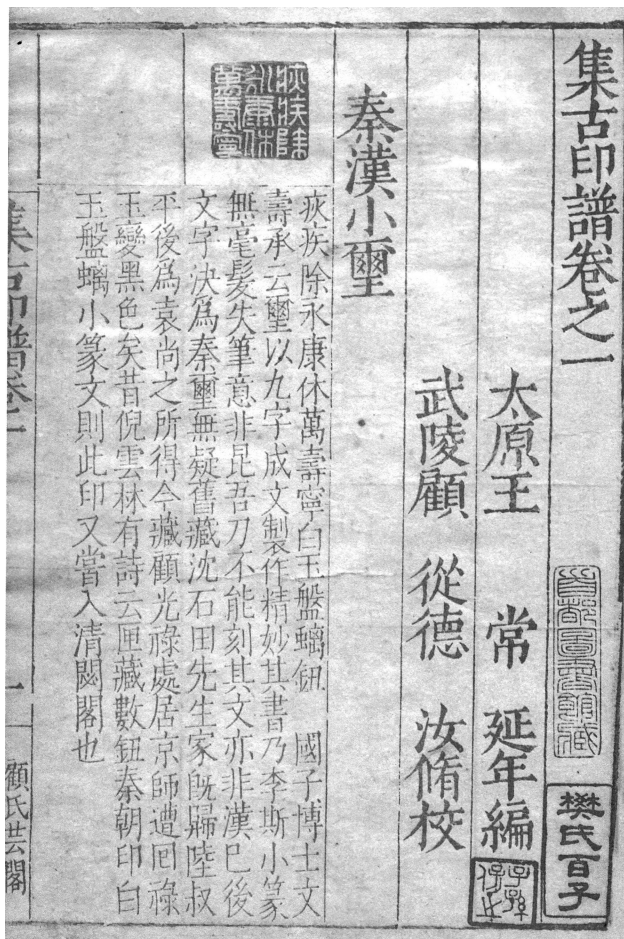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 《印薮·卷首》书影，20.9cm×14.3cm，顾从德：《集古印谱》，2010年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[1] 巴慰祖：《四香堂摹印自序》，黄惇：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上册，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630页。

[2] 严文儒、尹军主编：《董其昌全集·1》，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104页。

[3] 吴继士：《翰苑印林序》，郁重今：《历代印谱序跋汇编》，第179页。

此看来,《印薮》传播在晚明持续时间较长。

另一方面,影响范围广。《印薮》刊行后不仅在晚明影响时间较长,传播范围亦较广。朱简在晚明篆刻界颇具影响,其《印品自序》云:“迨上海顾汝修《集古印谱》行世,则商、周、秦、汉,杂宋、元出之,一时翕然向风,名流辈出。”^[1]

此处所云《集古印谱》包含宋元印章,实际为《印薮》。“翕然向风”说明当时对《印薮》较为推崇,篆刻名家无不受此影响。又如甘旸《甘氏印集自序》云:“云间顾从德搜古印为谱,复并诸集,梓为《印薮》,播传海内。新安吴丘隅、何长卿以是名家。”^[2]

明代甘旸记录了《印薮》在晚明传播的盛况,当时取法此谱名家辈出,如吴丘隅、何长卿等皆是如此。

其实,《印薮》得以广泛传播的最大优势在于其篆刻教材功用。明代篆刻资源十分有限,当《印薮》流行后,大多印人以此为学习范本。赵宦光《金一甫印谱序》说:“顾氏谱流通遐迩,尔时家至户到手一编,于是当代印家望汉有顶。”^[3]

“时家至户到手一编”难免有夸张之嫌,但亦能说明此谱传播范围之广。《印薮》普及,还与该谱作为习篆刻者的参考书目有一定的联系。冯泌《印学集成》云:“《印薮》《印正》《印选》诸书,斯道之规矩准绳也……黻公吾师留心篆学,垂五十年,凡古石刻铜铸,以及钟鼎杂文,其有关于文字者,靡不广搜详讨,以折衷于《薮》《正》诸书。”^[4]

冯泌认为《印薮》为当时篆刻学习的标准,同时也道出了秦黻公研究印章五十年常以此作为重要参照。

由此可见,《印薮》在晚明传播时间较长,一直持续到清初。同样,此印谱作为印人学习取法的重要范本,在当时地位较高。

二、《印薮》传播方式

(一) 翻刻

《印薮》成谱之后,众多习印者将此奉为学习取法的对象。虽然刻板《印薮》相较于《集古印谱》更有利于传播,但也远远不能满足当时印坛的需求,因此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翻刻《印薮》的现象较多。据陈毓《虚白斋印厥小引》记载:

我明东海顾君好事,集古印千余章,购索诸名家印,用朱砂印集成《薮》,便于鉴赏,亦自珍爱。第海内流传不广,欣赏者慕之不得,而吴下贾者用木板翻梓,遂失天真,良可叹息。^[5]

[1] 朱简:《印品自序》,黄惇: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上册,第605页。

[2] 甘旸:《甘氏印集自序》,黄惇: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上册,第273—274页。

[3] 赵宦光:《金一甫印谱序》,黄惇: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下册,第119页。

[4] 冯泌:《印学集成》,黄惇: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下册,第1054—1055页。

[5] 陈毓:《虚白斋印厥小引》,黄惇: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下册,第1010—1011页。

此处记录了吴地商人用木板翻刻顾从德《印薮》的现象。不仅如此，由于《印薮》得到了晚明印人的认可，初刻《印薮》需求较大，价位亦较高。据朱简《印经》云：

迨歙人王延年将上海顾汝修、嘉兴项子京两家收藏铜玉印合前诸谱，木刻《印薮》，务博为胜，殊无简择之功，诏人以近斫为师，盲夫袭之，初刻价重洛阳，贗本盛灾梨枣。^[1]

朱简所云，不难发现顾氏芸阁所刻原本《印薮》价格甚高，因此以梨枣翻刻《印薮》之现象大量出现。正是如此，众多好事者以翻刻来获取利益。徐燧《序甘旭印正》载：

武陵顾氏所刻《印薮》，搜罗殆尽。摹勒精工，稍存古人遗意。第流传既广，翻摹滋多，舍金石而用梨枣，其意徒以博钱刀耳。^[2]

徐燧描述了当时以翻刻《印薮》方式来获取钱物之风气。又如俞彦《俞氏爱园印薮玉章自序》云：

昔上海顾氏世崇雅尚……万历初，自创新裁，刻为《印薮》，篆朱字墨，成之惟艰，价亦不妙。甫得三百部，而不肖……有司日肆诛求，遂毁其板而藏印于家。四方文人雅士慕思无已，如庆云甘露，一见之顷，形景灭没。于是复有集古印谱之刻，较前数颇溢。然印皆摹刻，一切工力率以省减，价廉易售，前所阅折，悉获补贖。以故翻刻盗名字者所在蜂起，或钐诸板，或临木石，而依原式，印之不足观也已。^[3]

晚明俞彦详细记录了当时翻刻《印薮》的情形，当时原本《印薮》十分珍贵，不易得到。除了商人，相关品行不正官吏通过强制征收原印，并毁掉刻板，一定程度上也促使翻刻《印薮》现象层出不穷。

（二）衍生

不仅翻刻，在晚明还存在以《印薮》为基础的衍生印谱。此类印谱主要有两种成谱方式，或是《印薮》的精挑选刻，或是增补完善。

《印薮》搜集古印较多，但难免鱼龙混杂，其优劣自然也有区别，这也引发了后世习印者的思考，便出现了以此为基础的精选印谱。如金光先《复古印选自序》云：

近世顾汝修家藏玉印一百六十，铜印一千六百，皆秦、汉故物。或墨或硃，印而谱之为《印薮》行于世，使人亲见古人精神，实盛事也。……余故撮举秦、汉之真迹，及顾氏《印

[1] 朱简：《印经》，黄惇：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上册，第608页。

[2] 徐燧：《序甘旭印正》，黄惇：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上册，第608页。

[3] 俞彦：《俞氏爱园印薮玉章自序》，黄惇：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上册，第589页。

藪》精妙者摹而成谱，章法、笔法、刀法，皆追古意，以明先贤之遗，而愿同志者共焉。^[1]

不难发现，金光先《复古印选》是在《印藪》基础上，挑选部分精妙者而成。李维桢《金一甫印谱序》也提及此事，有云：“（金一甫）独称吾子行《三十五举》说最善，而顾氏《印藪》不必皆精，取其精者摹而成谱。”^[2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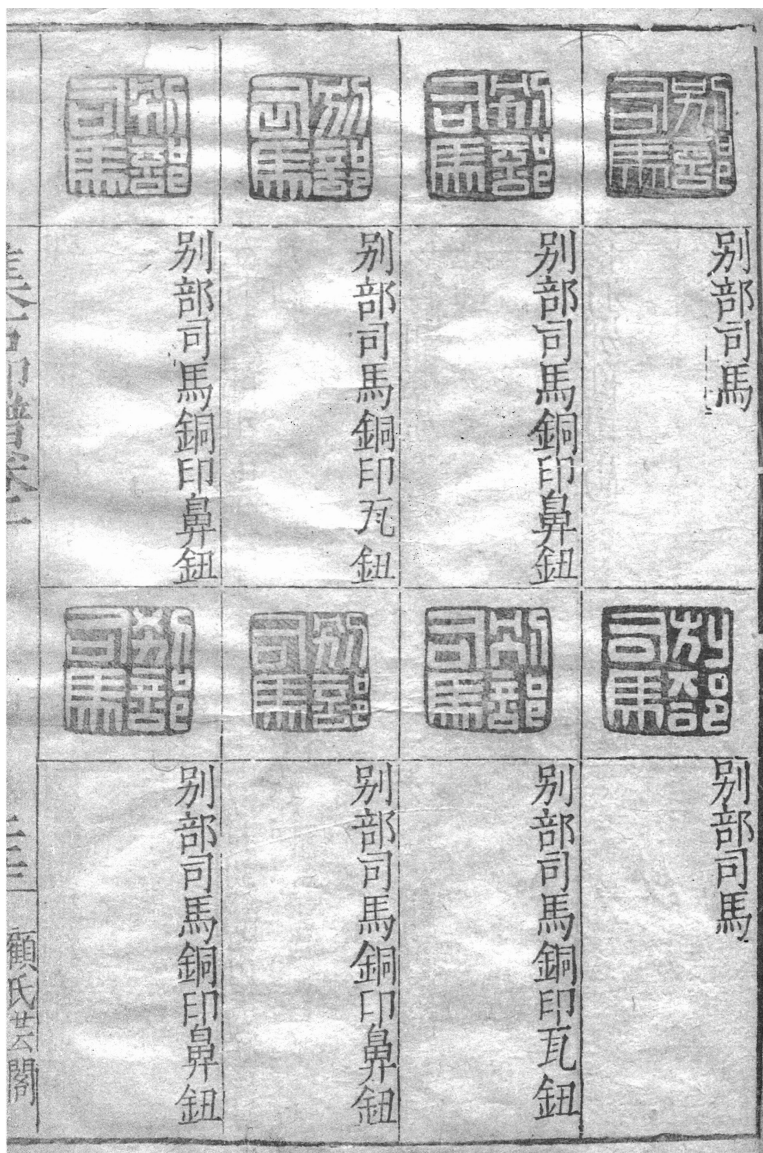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3 《印藪·别部司马》书影，20.9cm×14.3cm，顾从德：《集古印谱》，2010年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又如张所敬《潘氏集古印范序》云：“予友潘源常先生病之，谋所以复古，始而垂后范，乃悉出家藏古玉、古铜印章……且顾氏刻如‘别部司马’之类（图3），有多至数章者，似为床屋，今皆删落，止择精者存之，尤为得体。而遗珠顾氏者，广为增入，用朱砂登之简册。”^[3]可见，潘源常《潘氏集古印范》亦是参照《印藪》而成。他根据顾从德所刻《印藪》，去掉重复印章，留下精妙者，并在此基础上对《印藪》进行扩充刻成《集古印范》。

还有陈懿卜《古印选》也是在《印藪》基础上筛选而成，据董其昌《陈懿卜古印选引》云：“余友陈懿卜得法于考功……先是，吾郡有《印藪》行于世，懿卜所裒定，视之不及半，然彼若蛇足，而此如凫胫，于是乎知懿卜之具眼云。”^[4]陈懿卜对《印藪》所收录印章进行考订挑选，取其中部分刻成《古印选》。

除了以上印谱，以《印藪》

[1] 金光先：《复古印选》，黄惇：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上册，第609页。

[2] 李维桢：《金一甫印谱序》，黄惇：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上册，第667页。

[3] 张所敬：《潘氏集古印范序》，桑椹：《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》卷一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218页。

[4] 严文儒、尹军主编：《董其昌全集·1》，第150页。

为基础的完善补充印谱在当时也比较常见。《印统》是晚明重要印谱之一。关于此谱，臧懋循《秦汉印统序》云：“自云间顾氏《印薮》行于世，一时摹印者咸自侈其法古，而犹憾其书之易竞也。于是太原王常氏遍购诸博古家，积若干稔，增广若干册，以授新安吴元维氏合而刻之，命曰《印统》。盖穷缪篆之变，视《印薮》益工且详矣。”^[1]可以发现，《印统》以《印薮》为参照，在其基础上更为全面。俞安期《梁千秋印隽序》亦谈及：“然摹印章者，上海顾汝和《印薮》要其全，海阳吴伯张《印统》搜其阙，八代之文，亦云备矣。”^[2]此处亦表明了《印统》对《印薮》进行了补充，其内容更为丰富。

晚明周元与《秦汉遗章谱》亦如此，张重华《题吴门周元与秦汉遗章谱》云：“我明嘉、隆间，海上顾汝修、汝由兄弟作《印薮》，凡一千七百七余种，梓播艺林，有光前代多矣。吴门周元与宗京者，公瑕天球之宗人也，卜隐五茸市上二十年，所一时文人长者，喜为推毂……加以岁月，足成大观，即顾《薮》尚有漏梓，元与其为忠臣乎？”^[3]周元与《秦汉遗章谱》受《印薮》影响较大，是在此谱基础上增补遗漏秦汉印章而成的。还有如姜应甲《姓苑印章序》云：“自周秦以至胜国，由钟鼎以虫文，讨论搜辑，名卷《姓苑印章》，其视太原《印薮》，可谓海无遗珠。”^[4]记录了《姓苑印章》在《印薮》基础上进一步完善。如此等等，皆是顾从德《印薮》的衍生印谱。

（三）取法

除了上文所述，当时印人的取法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《印薮》的传播。何震作为晚明篆刻史上的重要篆刻家之一，其印章受《印薮》影响较大。许令典《甘氏印集叙》云：“自云间顾氏广搜古印，汇辑为谱，新安雪渔神而化之，祖秦、汉而孙宋、元，其文轻浅多致，止用冻石，而急就犹为绝唱。”^[5]此处谈及何震学习顾从德印谱。从其论述宋元印章来看，其所学对象应是《印薮》。关于何震取法《印薮》，董其昌《序吴亦步印印》也说过：“新都何长卿从后起，一以吾乡顾氏《印薮》为师，规规帖帖，如临书摹画，几令文、许两君子无处着脚。”^[6]所以说，何震的篆刻成就与其师法《印薮》密不可分。而何震取法《印薮》的行为为当时篆刻界树立了成功的典范，在晚明取法此印谱者较多。如晚明重要篆刻家金光先亦师法《印薮》，周亮工说过：“（金一甫）以故所为印，皆归于顾氏之《印薮》。”^[7]金光先将《印薮》作为重要取法对象。他自身在论印中也说过：“惟以史籀、李斯之篆为本……习《印薮》中假借增损之法，稽考于后。”^[8]金光先在论印章字法时，强调要取法《印薮》中字形的增减处理方法。

不仅如此，晚明还有一些印人将《印薮》作为理解印理的范本。如吴应箕《书筵弟篆刻图后》云：“刻印一技耳，然非穷六书之蕴，究秦汉以来所留传之玉玺、铜章，不能得此中之仿佛。故虽

[1] 臧懋循：《秦汉印统序》，黄惇：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上册，第603页。

[2] 俞安期：《梁千秋印隽序》，黄惇：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上册，第277—278页。

[3] 张重华：《题吴门周元与秦汉遗章谱》，黄惇：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上册，第587页。

[4] 姜应甲：《姓苑印章序》，郁重今：《历代印谱序跋汇编》，第178页。

[5] 许令典：《甘氏印集叙》，黄惇：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下册，第989—990页。

[6] 董其昌：《序吴亦步印印》，黄惇：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上册，第677页。

[7] 周亮工：《印人传》，韩天衡：《历代印学论文选》上册，西泠印社1999年版，第159页。

[8] 金光先：《金一甫印章论》，黄惇：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下册，1156页。

技也，而理寓焉。往予尚在明昧闲，后得云间顾氏《印藪》原本观之，乃知其理。”^[1]吴应箕领悟篆刻之理，受《印藪》影响较大。又如由晚明入清印人秦爨公亦如此，他论及印章字法时云：“详玩《印藪》，细省六书，自然有得。”^[2]秦爨公十分推崇《印藪》，通过心摹把玩领会其中字法之理。其弟子冯泌《东里子论印》亦说过：“余初从先生游，窃自喜斯道得其途则甚易，及益深之而益知其难，近来究心《印藪》诸书，始叹先生之学问有本。”^[3]从冯泌所云亦能领会到秦爨公对《印藪》探究较深。

其实，晚明取法《印藪》的印人还有很多，虽然他们取法此谱的印章较难见到，但是后世相关文献记载较为丰富。如秦爨公《印指》所载晚明取法《印藪》的篆刻家较多，其中部分如下：

陈卧云亦秦、汉大家也。刀法古健而稍带俏意，绝无近代体格，可称雅俗并赏。甘旸章法、字法俱佳，刀法老而有生趣。项养长老而滑，熟中亦有生趣者。俱从《印藪》中化而用之，进退有法，不出矩矱。^[4]

胡爱寮亦熟看《印藪》而学造其极者，第腕中稍弱耳。资性带来，岂假强为。^[5]

张大木熟摹《印藪》而学造其极者，横竖方圆，无不中绳，所制铁线，无钟鼎款制。^[6]

洪德润《印藪》未必熟，亦自无差，章法、刀法却有一段生趣，清尖俏健，自能可人。钟鼎刀法，时有奇气，道中人也。^[7]

秦爨公所记载人物，如陈卧云、甘旸、胡爱寮、张大木、洪德润等皆是晚明印人。从《印指》所记录不难发现，当时印人在篆刻实践上，或是熟看，或是熟摹，或是旁涉《印藪》。总之，正得益于印人取法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播《印藪》风气的盛行。

除以上所述，《印藪》在晚明还存在其他方式的传播。如俞彦云：“余旧得原本（《印藪》）一部，宝若拱璧，辛丑居京师，家中缥緲之业，半为一不才姻亲窃去换羊，而《藪》亦在其中。每一触念，恨恍累日。后闻顾氏所蓄俱已散在三吴七郡，无后妄想。”^[8]从俞彦所述可知原本《印藪》在晚明十分珍贵，后被他人窃取换羊，此处便是《印藪》在晚明的交易现象。其实像此类现象还比较常见，限于篇幅笔者不再一一赘述。

[1] 吴应箕：《楼山堂集》卷十九，清粤雅堂丛书本。

[2] 秦爨公：《印指》，韩天衡：《历代印学论文选》上册，第168页。

[3] 冯泌：《东里子论印》，韩天衡：《历代印学论文选》上册，第172页。

[4] 秦爨公：《印指》，黄惇：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下册，第994页。

[5] 秦爨公：《印指》，黄惇：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下册，第994页。

[6] 秦爨公：《印指》，黄惇：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下册，第994页。

[7] 秦爨公：《印指》，黄惇：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下册，第995页。

[8] 俞彦：《俞氏爱园印藪玉章自序》，黄惇：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上册，第613页。

三、基于《印薮》传播的晚明印学审美演变

(一) 从“尚异好奇”到“复古秦汉”

1. 《印薮》刊布前晚明印学生态

在《印薮》出现以前，明代所见宋元印章实物较多，而秦汉印章较少。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，晚明印学环境颇具时代性，具体而言主要有两方面。

一方面，时人疏于汉法。王穉登《苏氏印略跋》云：“《印薮》未出，刻者草昧，不知有汉、魏之高古。”^[1]晚明在《印薮》普及前，大多印人不理解印章中的汉魏古朴气息。还有邹迪光《印说赠黄表圣》云：“今人不知摹印、缪篆两书为何物，所目睹者，许氏《说文》及顾舍人《印薮》耳。”^[2]从此可知，晚明对汉代入印书体摹印、缪篆不甚了解。不仅如此，晚明有些印人甚至不能区分时印与汉印之区别。如黄元会《承清馆印谱续集序》云：“予北游，将夜渡滹沱河，逆旅主人出所藏顾氏《集古印谱》，数之累累千七百有奇，并汉铜印廿余。予不能辨，而因与主人论今印之不同于古者数端。”^[3]黄元会不理解汉印之特点，所以论及汉印与其他印章区别时便茫然，晚明印坛风气由此可见一斑。

另一方面，印坛有“尚异好奇”之取向。王猷定《印章续古序》云：“予往见顾氏《印薮》一编，因叹古之作者其技巧无不生于古法……吾友吴子大令游心古学，不为时代所压，恒语予曰：‘此虽末技，心术形焉，近世多纤诡之习，吾欲力追秦汉，而世未有知者。’”^[4]从此处不难发现王猷定好友不为时风所囿，一语道出了当时印章取法有纤巧怪异的弊病。陈克恕亦描述过明代印章的好尚问题，他论及明人印章时云：

明官印，文用九叠而朱，以屈曲平满为主，不类秦汉。惟将军用柳叶文；虎钮玉玺，王府之宝，用玉箸文。监察御史用八叠篆，时日印用，七叠品级之大小，以分寸别之，一二品用银，以下皆铜。惟御史则用铁印，私印本乎宋元正嘉之间，吴郡文寿承崛起复古，代兴者为徽郡何长卿，其应手处，卓有先民典型，而亦不无屈法。迨上海顾汝修集古印为谱行之于世，印章之荒，自此破矣。好事者始知赏鉴秦汉印章，复宗其制度，其时《印薮》印谱迭出，急于射利，则又多寄之梨枣，且剽刷氏不知文义，有大同小异处，则一概鼓之于刀，岂不反为之误？博古者知辨邪正，乃得秦汉之妙。^[5]

陈克恕记载了明人印章崇尚屈曲绕动的九叠文、八叠文、七叠文、柳叶文等风气，这些印风

[1] 王穉登：《苏氏印略跋》，黄惇：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上册，第672页。

[2] 邹迪光：《印说赠黄表圣》，黄惇：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上册，第268页。

[3] 黄元会：《承清馆印谱续集序》，黄惇：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上册，第674页。

[4] 王猷定：《四照堂诗文集》文集卷一，清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）刻本。

[5] 陈克恕：《篆刻针度》卷一，清乾隆刻本。

与秦汉印章区别较大，其实这些现象主要受唐宋印章的影响。他还论及此种风气在顾从德《集古印谱》出现后有所变化，其实此种风气的转变应与以《集古印谱》为基础的《印薮》有关。虽然陈克恕对《印薮》颇有微词，但此谱作为普及秦汉印章的重要范本，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。在《印薮》出现前，晚明印坛以文彭影响较大。沈德符《汉玉印》云：“自顾氏《印薮》出，而汉印衰聚无遗，后学始尽识古人手腕之奇妙，然而文寿承博士以此技冠本朝，固在《印薮》前数十年也。近日则何雪渔所刻，声价几与文等似，得《印薮》力居多，然实不逮文正，如苏长公诮章子厚日临《兰亭》，乃从门入者耳。”^[1]可见，在《印薮》出现前十年，晚明印坛以文彭影响较大，此谱出现后才对何震等人产生影响。其实，在时风影响下，文彭亦取法宋元印章。据李流芳云：“吾吴有文三桥、王梧林，颇知追踪秦汉，然当其穷，不得不宋、元也。”^[2]可见，文彭在印章实践中也受过宋元印风影响，文彭在追求宋元印风的同时，也有“尚异好奇”的取向。沈野曾说过：“文国博刻石章完，必置之棹中，令童子尽日摇之。”^[3]这种故意做作的怪异行为，无不是时风影响下的怪异好尚。

2. 《印薮》传播中的复古之风

据上文所述，《印薮》传播前，晚明印人对秦汉古印知之甚少，《印薮》的传播为时人了解古人印章奠定了基础。潘茂弘《印章法序》云：“至宋古法渐废，元官私印亦用朱文，自赵子昂集《印史》，杨宗道《集古印谱》，王延年编《印薮》《印统》，庶后之人尚得亲见古人印章之来，尚矣。”^[4]《印薮》传播对时人了解秦汉古印，并对改变崇尚宋元印章风气有一定的帮助。关于此印谱的作用，郭宗昌《松谈阁印史序》云：“至武陵顾氏《印薮》始称广博，一时好古之士，翕然宗法，一洗唐宋陋习，直追秦汉，于斯为盛。”^[5]郭宗昌描述得更为具体，可见《印薮》一出，大多印人开始学习古法，一改取法唐宋印章的陋习。

不仅如此，《印薮》还为当时的复古风气提供了重要依据。张云章《殷介持印谱序》有云：“而又有顾氏《印薮》诸书具列其形模意制，有志复古者尚有所据。依而可讲元之吾子行胜国之文三桥，何长卿最号能追踪秦汉，皆通是意以得其宗。”^[6]张云章认为《印薮》为当时印人复古的依据，根据此谱可判断印人水平之高下，并且还可以以此来辨别印人是否取法秦汉。《印薮》传播中的“复古”印风，主要体现在对秦汉古法的追求上。董其昌《董其昌论印》云：“数十年，海上顾氏刻谱，泄漏西京家风。何雪渔始刻画摹之，虽形模相肖，而丰神不足。”^[7]“西京”指汉代，董其昌对顾从德《印薮》传播汉印之风颇为赞赏。又如刘世教《吴元定印谱序》谈道：“自《印薮》出，而人始知秦、汉遗法。于是，文氏之绪息，而新安何君主臣始张甚。”^[8]自《印薮》传播后，晚明印人便知晓秦汉之法，并对取法《印薮》的何震评价较高。

《印薮》刊行对晚明复古风气的影响，还体现在收藏古印风气的转变上。娄坚《题汪杲叔印式

[1] 沈德符：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六，清道光七年（1827）姚氏刻，同治八年（1869）补修本。

[2] 李流芳：《题汪杲叔印谱》，《历代印学论文选》，第463页。

[3] 沈野：《印谈》，《历代印学论文选》，第64页。

[4] 潘茂弘：《印章法序》，郁重今：《历代印谱序跋汇编》，第106页。

[5] 郭宗昌：《松谈阁印史序》，郁重今：《历代印谱序跋汇编》，第94页。

[6] 张云章：《朴村文集》卷九，清康熙华希闵等刻本。

[7] 董其昌：《董其昌论印》，黄惇：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下册，第867页。

[8] 刘世教：《吴元定印谱序》，黄惇：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上册，第255页。

后》云：

尝窃叹生乎百世之下，而得与古人接者，经史之外，独有钟鼎所铸，碑碣所刻之遗文。然而秦汉以来之仅存者，欲一睹其遗，固已鲜矣，况其精神之寓于纸墨者乎。独公私印章，尚有存者。而唐宋迄今，多不能高古。自刊行《印薮》一编，而好事者盖多收藏古印，或玉，或金，水湮土蚀之遗，往往出于人间。其笃好而极力追仿之者，歛之汪君杲叔其尤也。^[1]

可见，《印薮》之前，收藏古印之风主要体现在唐宋印章上，但《印薮》行世后，大家便能目睹秦汉古印之面貌，由此亦能领会到唐宋印章缺乏高古气息。正因如此，收藏者便将目光转向收藏唐宋以前的古印上。

综上所述，《印薮》刊行前，晚明印坛在制印行为与印风实践上追求奇异之风，与传统秦汉印章的古拙浑穆气息相差甚远。《印薮》传播后，大多印人可以一睹秦汉印章的面貌，于是在晚明掀起了取法或收藏秦汉古印的复古风气。

（二）从“以形求古”到“以神入古”

1. 对《印薮》“外形”的描摹

《印薮》刊布之前晚明印风继承唐宋，《印薮》流行后以复古秦汉为旨归。在“复古”风气中，晚明印人所见秦汉实物较少，所以取法《印薮》时亦步亦趋，容易局限于对外形的描摹。如周亮工《印人传·书金一甫印谱前》记载：

金一甫光先……尝谓：“刻印必先明笔法，而后论刀法。乃今人以讹缺为主角者为古，文又不究六书所自来，妄为增损，不知汉印法平正方直，繁则损，减则增，若篆隶之相通而相为用，此为章法。笔法、章法得古人遗意矣，后以刀法运之，斫轮削镞，知巧视其人，不可以口传也。”以故，所为印皆归于顾氏之《印薮》。^[2]

可见，在金一甫生活的晚明刻意模仿古印之主角的现象较为普遍，并认为这是古意的体现。周亮工认为此种风气是取法《印薮》的结果。其实，主角并非古人之初衷，这只是印章在流传过程中损伤所致。

在复古之风中，较为普遍的便是取法汉印。从师法汉印的审美追求中，最能凸显当时追求《印薮》外形的风气。据张纳陛《程彦明古今印则序》云：

夫汉印存世者，剥蚀之余耳；摹印并其剥蚀以为汉法，非法也。《薮》存，而印之事集；《薮》行，而印之理亡。吾友程彦明氏，悟运斤之妙，得不传之秘，与予有独知之契，而又病

[1] 娄坚：《学古绪言》卷二十五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。

[2] 周亮工：《书金一甫印谱前》，黄惇：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上册，第270页。

今刻之仿《藪》不知其原，盖伤之。^[1]

张纳陛也记载了当时摹仿《印藪》汉印，仅仅限于对其印面剥蚀效果的追求。一般而言，汉印斑驳形态是由多方面原因所造成的，与汉印本来面貌迥异。关于此种现象，高濂《论汉唐铜章》也说过：

今之刻拟汉章者，以汉篆刀笔自负，至有好奇，刻损边傍，残缺字画，谓有古意，可发大噱。即《印藪》六帙内，无十数伤损印文。即有伤痕，乃入土久远，水锈剥蚀，或贯泥沙，剔洗损伤，非古文有此。^[2]

高濂在此记录了时人之观念，他们认为故意损坏印面字画可以达到汉印“古意”的目的。高濂对此种现象进行了嘲讽，并认为汉印的残破与氧化剥蚀、人为损伤有一定的联系。以上所论，皆是晚明复古风气中片面追求古印印面的效果，却未能深入理解古印印风的内在意蕴。

2. 对《印藪》“神采”的诉求

由于《印藪》为木板所刻，翻刻印章与原印区别较大，在广泛普及学习中，此谱之弊端逐渐凸显，由此也引发了相关印人的思考。汪廷讷《甘氏集古印正序》云：“武陵顾氏广搜旧章，摹刻《印藪》，志则远矣。然不以金石而以梨枣，其于古人神理则未也。”^[3]汪廷讷便意识到枣木所刻《印藪》无金石味，与古人神理相差较远。关于木刻缺乏神采的讨论，又如张所敬《潘氏集古印范序》云：

吾邑顾鸿胪汝修氏所刻《印藪》，诚宇内一奇编也。第古者印章以玉、以铜，故其文道劲中浑融寓焉，古朴中流丽寓焉，遐哉邈乎！不可及矣。而汝修氏仅仅翻刻于梨枣，则气象萎蕤，浑融流丽之意无复存者。譬如优孟学孙叔敖，抵掌谭笑，非不俨然，乃神气都尽，去古远矣。^[4]

张所敬认为古印寓流丽于古朴之中，而《印藪》为梨枣木所刻，徒有外形，缺乏神气。就连亲自为《印藪》命名且作序的王穉登，看到此印谱普及效果与《印藪》刊刻初衷相违的情形亦感慨不已。他在《程彦明古今印则跋》中说过：“《印藪》未出，坏于俗法；《印藪》既出，坏于古法。”^[5]王穉登道出了《印藪》刊行前后，晚明印风由“俗法”向“曲解古法”转变。

正是《印藪》流行使当时对古法理解有了偏差，便有印人开始思考弥补《印藪》不足的办法。如张纳陛《程彦明古今印则序》云：

[1] 张纳陛：《程彦明古今印则序》，黄惇：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上册，第597页。

[2] 高濂：《遵生八笺》，巴蜀书社1992年版，528页。

[3] 汪廷讷：《甘氏集古印正序》，黄惇：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上册，第590页。

[4] 张所敬：《潘氏集古印范序》，黄惇：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上册，第599—600页。

[5] 张所敬：《程彦明古今印则跋》，黄惇：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上册，第597页。

今之拟古，其迹可几也，其神不可几也。而今之法古，其神可师也，其迹不可师也。印而谱之，纠文于汉，此足以为前茅矣。然第其迹耳，指《印薮》以为汉，弗汉也，迹《薮》而行之，弗神也。^[1]

张纳陛针对当时拟古所存在的问题，提出了法古应取古人之神采，并反对对形迹简单描摹。关于追求古印神采，屠隆谈得更为具体。他说道：“欲求古意，何不法古篆法、刀法。”^[2]屠隆认为吸取古印之“古意”，应从篆法与刀法两方面着手。

“字法”与当时书风紧密联系，如秦印篆法与当时小篆写法比较接近；而汉摹印篆则出现了方折用笔，受当时隶书影响。只有对篆法有深入了解，才能从根本上接近古人神采。《印薮》传播过程中，关键问题便是篆法不古。赵宦光《符印部》说过：“自顾氏《印薮》刊布大集，然后人人得睹汉人面目，然皮相而已，真境蔑如也。章法、刀法，世或稍窥，至于字法，全然不省。拘者束于《说文》，狂者逞其野俗。过犹不及，都成诞妄。”^[3]赵宦光认为《印薮》章法与刀法大体面貌尚可，而字法多有诞妄。一般而言，摹刻《印薮》需要晚明写手摹写古印这一程序，由于时代悬隔，晚明印人所见秦汉遗物不多，对古篆法理解便有出入，所以摹刻古印便与原印有了差距，只有深入了解前代文化，弄清字法意蕴，才能从神采上对印风有较好的把握。

除篆法之外，刀法也是理解印章神采的重要方面。一般印章载体为金石，线条容易表现出金石特有的意趣。相比较而言，枣木所刻线条较为光洁，其“金石”意味较难体现，印章古趣神采容易缺失。《印薮》普及过程中，较多印人开始关注其中的刀法意趣，如杨政德《范氏集古印谱序》云：“近世云间顾氏复刻有印谱，亦止一千六百有奇，且刮削不工，古意顿失。”^[4]“刮削不工”即刀刻不精，这正是对《印薮》线条趣味不古的感慨。又如沈野《印谈》曾说过：“今坊中所卖《印薮》，皆出木版，章法、字法虽在，而刀法则杳然矣。必得真古印玩阅，方知古人方法之妙。”^[5]可见，沈野认为《印薮》刀法意趣不复存在，应取古原印反复把玩才能领会其中意趣。关于此问题，徐上达《印法参同》看得更为深入，他说过：“然而刀法古意，却不徒有其形，要有其神，苟形胜而神索然，方不胜丑，尚何言古、言法。”^[6]他主张应从神采上领悟印章刀法问题。这些论断充分体现了晚明复古风气中，对取法《印薮》外形的批判与反思。

以上所述，正是晚明印人从对《印薮》秦汉印章简单的描摹，到追求原印篆法、刀法意趣的转变。

四、结语

综上所述，晚明印章出土实物较少，秦汉古印成为部分收藏者手中的至宝，秘不示人。至《印

[1] 张纳陛：《程彦明古今印则序》，黄惇：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上册，第597页。

[2] 屠隆：《考盘余事》卷三，明陈眉公订正秘籍本。

[3] 赵宦光：《符印部》，黄惇：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上册，第30页。

[4] 杨政德：《范氏集古印谱序》，黄惇：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上册，第596页。

[5] 沈野：《印谈》，黄惇：《中国印论类编》下册，第1260页。

[6] 徐上达：《印法参同》，韩天衡：《历代印学论文选》上册，第149页。

藪》刊布，便备受晚明印人关注。从影响时间来看，《印藪》传播几乎贯穿整个晚明，并对清初产生影响；就影响范围而言，该印谱在当时有着教科书式的地位，影响范围较广。

关于《印藪》在晚明的传播，主要途径有三方面。其一，翻刻。因原本《印藪》不能满足于晚明印坛的需求，于是出现了《印藪》的翻刻现象。又因原本《印藪》价格较高，在当时还存在翻刻《印藪》获取钱物的情形。其二，衍生印谱。为了进一步完善《印藪》，于是在当时衍生了以此为基础的其他印谱。一是对《印藪》的精挑细选，如《复古印选》《潘氏集古印范》《古印选》皆是如此。二是对《印藪》的增补完善，如有《印统》《秦汉遗章》《姓苑印章》等印谱。其三，取法。晚明印人取法《印藪》者较多，他们或是师法印风，或是据此领会印理，如何震、甘旸、胡爱寮等人皆受此影响。

晚明《印藪》传播，对当时印学审美有着一定的影响。以《印藪》为线索，可知晚明印学审美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。首先，《印藪》刊行前，大多晚明印人不懂汉印印风，他们在印章取法上追求唐宋叠篆之法，在制印行为上亦有怪异倾向；其次，《印藪》刊布后，多数晚明印人得见古印面貌，于是在当时出现了复古秦汉的印章风气；再次，由于晚明印人所见秦汉实物较少，在印章复古风气中趋于对《印藪》外形的描摹；最后，当《印藪》广泛流传，相关印人充分意识到该印谱所存在的弊病，便考虑从篆法、刀法等层面来理解印章深层次内涵。

其实，关于晚明《印藪》传播与影响研究，笔者并无意于夸大此印谱的艺术价值，只是基于晚明历史之事实来看待相关问题。虽然从艺术角度而言，《印藪》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；但从整个晚明影响来看，它对当时印学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是不能否认的事实。

（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宜春学院书法学院教师）